

亩产值从1200元增加到2万元以上,效益最高的虎乳灵芝亩产收益可达13.5万元。通过入股分红+到期返还本金,2023年带动6个村实现集体分红收益279万元。

四是农旅融合发展型。儋州市嘉禾共享农庄、屯昌县梦幻香山、海口市芳园国际艺术村、三亚市大茅远洋生态村、定安县香草田园等,将共享农庄建设与联农带农、乡村振兴相结合,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合作方,以村集体资产入股或出租给共享农庄统一经营,获得租金收入、分红收入,既提高了村集体收入,又带动当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。

五是社会服务创收型。针对部分村不便发展规模种养殖业的现状,创办多种形式的村级经营性服务实体,带动农民创收稳步提高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玺对村建设运营“生鲜配送中心”项目,通过规模化采购、生产、销售以及全过程监管,降低运营成本10%,预计实现年利润100万元以上。陵水黎族自治县远景村成立村办农业发展公司,不仅服务本地村民,还承接了三亚、琼海等多地机械化耕种服务,累计创收397万元,其中2023年收入达230万元。

我省农村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

一是部分干部对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考虑不足。某镇干部反映,“虽然政策上说发展集体经济要坚持实事求是、量力而行,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都在强化考核激励。”一些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动力不足,收入来源主要靠

“土地收入”,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;一些村集体经济发展存在盲目跟风,有的依靠扶持资金等外部“输血”,短期有收益,但“造血”功能不强,可持续性堪忧。

二是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活力不强,集体经济收益不高。一些农村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经验不足,自我发展能力有限。某村党支部书记反映,“村里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推行统一农资、管理、分配等‘八个统一’,推进耕地‘非粮化’整治,目前已有300多户村民‘以田入社’,550亩基本农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,但晚稻收割后粮食虽然丰收,去除人工成本后,合作社基本赚不到钱。”

三是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对“三资”缺乏监管,村民参与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动性不强。调研发现,有的村集体经济项目由村干部全权负责,操作环节存在权力寻租风险。某县种植企业负责人表示,“村民对需要投入型的产业持观望态度,更倾向于在集体经济项目中扮演劳务挣钱的角色。”走访发现,很多村民不愿把土地流转给村集体经济组织。

四是部分集体经济参与的项目因土地、规划等因素发展受限。某村物业公司反映,“产业大楼受层高、建设面积等限制,产业发展适用性不高,目前是钢架结构的临时建筑,即将到期。”调研发现,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有限,新建配套设施申请审批难度大,某共享农庄反映,“农庄15亩建设用地图斑指标已在海口国土空间村庄规划,但至今没有落实用地指标。”

五是部分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人才力量薄弱。调研发现,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有群众基础好、具备发展眼光、敢闯敢干的致富带头人作为“领头雁”,这种能人既要有公心、有号召力,又要有远见、有能力带领群众发展村集体项目。但在农村特别是偏远的村庄,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力量薄弱,缺人才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。

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对策思考

以创新思维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一方面,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防止盲目跟风、不计成本,应树牢市场经济思维,充分尊重群众意愿,顺势而为、因村制宜探索多途径发展模式。比如,对于资源丰富、交通便利、集体经济基础良好的村,可通过招商引资、联合经营等引入专业化市场化主体,把产业链延伸环节更多留在村庄,做大做强集体经济“蛋糕”。对于发展条件薄弱的行政村,可鼓励其打造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社会服务品牌,带动农户就业增收;可探索“飞地经济”发展模式,由多个村集体共同出资成立公司,盈利则按股东村所占股比分红。此外,针对村集体耕地丰产不丰收,可因地制宜打造山兰稻米、紫贝赤稻等特色优质粮食产品,提高种粮的生态溢价和品牌溢价;还可探索粮食与非粮食作物间作、轮作、套种或稻田养虾(海南稻田小龙虾可填补全国冬春两季市场空缺)等立体种养,提高亩产收益。另一方面,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考核机